

名誉主编 安景林
主编 孙以森 刘晓龙

声屏文化丛书
SHENGPINGWENHUACONGSHU

文学风铃

中国广播文学获奖节目文稿集萃

执行主编 王鸣铎



沈阳出版社



沈阳出版社

名誉主编 安景林 • 主编 孙以森 刘晓龙

文学风铃

中国广播文学获奖节目文稿集萃

执行主编 王鸣铎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文艺研究委员会策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风铃/王鸣铎执行主编.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2.7

(声屏文化丛书)

ISBN 7-5441-1712-

I. 文… I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2592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800 千字 印张: 108

印数: 1—1000 (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滕建民

责任校对: 童 仁

封面设计: 李 锋

版式设计: 德 军

全套定价: 144.00 元 (12 部)

本册定价: 25.00 元



策 划:

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文艺研究委员会

编 委:

安景林 孙以森 何善昭 刘晓龙 王鸣铎
降巩民 李英华 李 力 刘卫星 周 军
徐晓苏 白 玲 刘玉平 陈坦汶 邱洁宇
赵随意

声
屏
文
化
丛
书

安景林



好看 形象 感人

——《文学风铃》序一

这本《文学风铃——中国广播文学获奖节目文稿集萃》即将出版，这是中国广播界的一件喜事。因为它的出版将会更有利于推动和促进广播节目出新、创优及有关研讨工作的开展。

书中共收入 36 位国内各广播电台的文学编辑制作的获全国广播奖、专家奖及地方奖项的 32 个文学专题节目的文稿，且每篇文稿前还附有编辑小传和照片。书的内容及编排创意都很吸引人，可读性很强。这些文稿以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样式，不同的风格展示了丰富的生活图景，大多表现现代和当代生活，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堪称是精品荟萃。因而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我国广播文学在近年来的创优工作中所取得的实绩，便于广播工作者参照学习，把握文学专题节目创优的最新时尚，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借鉴。

当然，书中的这些文稿仅仅呈现在文字的表现上，还不能完全同于付诸声音、音响的广播节目所具有的表现力。但这些文字却是广播节目的重要基础，它们起到了“一剧之本”的作用。一个好的广播节目，包括文学以外的其他节目皆应在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严肃的“二度创作”和个性发挥，而不能随意地，由播音员和主持人凭着感觉或经验，毫无文字依据，乱无章法地信口开河。这些文稿属于广播，也属于文学，它们有双重属性。因而它们既是对文学艺术的文字美的追求，又是对广播艺术声音美的追求。从文学方面看，它们为广播制作留有空间；从广播方面看，它们又为文学展示留有余地。把文学与广播较为完美地结合便形成广播节目。但广播文学的文稿并不等于广播节目，一些声音方面的韵致是文字表现不出来的，但文字可以作提示，让读者在阅读中得以联想，想象这些文字如何转换成声音或音响。

一般说来，一个广播节目的创意、主题、结构、节奏乃至风格在文字稿上都应有所体现。我们阅读这本集子，还可以感觉到这些方面在文字稿中确实都有较好的体现。它们大都具有

主题鲜明、内容生动、形成新颖、结构严谨、节奏明快等主要特点。

尤为突出的一点是，集子中的这些文稿在宏扬主旋律这个大主题下，注意了题材多样化的特点。这里有评介以歌颂改革开放，各条战线发生的变化为题材的节目文稿，如《澎湃的诗情》、《大山里的诗人们》、《高山雪莲》等；有评介历史题材的作品和老一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节目文稿，如《石评梅与高君宇》、《十二月的悲怆交响——南京大屠杀 60 周年祭》、《如日如星 光照人间——纪念瞿秋白、老舍、闻一多诞辰 100 周年》等；有评介以“人与自然”为题材的节目文稿，如《为了地球的明天——介绍李松涛的抒情长诗〈拒绝末日〉》、《母亲河的涛声——介绍著名诗人塞风和他的黄河抒情诗》、《人与自然的对话——冯骥才奥地利之旅》、《与石头交谈》、《一个人的村庄》等；还有评介外国作品的文稿，如《老牧神》、《为了爱情放歌》、《我将举目放眼高山》、《世纪的回声》等。这些文稿虽然是多种样式，各具特点，但从欣赏的角度看又具有其共同的特点，那便是好看（好听）、形象、感人。

这里的“好看（好听）”是指美的对象给人的直观的印象。这印象首先体现在文字的表现力上，即它所给予读者感观的冲击力。其次体现在视角构筑上，即体现在美的对象直观结构形态的精巧奇特等方面，有时它能给感观造成某种陌生化效果，使人产生新鲜感。当然，被评介的作品要有好的情节，好的故事或好的人物等美的直观形象。如《石评梅和高君宇》，不仅文字清新，且被评介的对象——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高君宇和五四新文化开创时期北京著名女作家及他们的作品皆带有传奇色彩。文稿以两位先辈的爱情为引线，写他们革命的人生，这视角本身就很新鲜。再如《人与自然的

对话——冯冀才的奥地利之旅》，不仅注意文字的情趣，而且注意被评介对象自身所具有的故事性和信息性。其中选择的散文作品《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维也纳春天的三个画面》、《亲吻春天的姑娘》等不仅向我们展示异国情趣，而且带给我们大量的陌生的信息，它都从不同角度揭示着“人与自然”这个令人们感兴趣的课题，这样的评介文章确实好看（好听）。

这里的“形象”是指在文字的叙述方式上注重对客观事物形象美进行具体的、规律性的描摹和本质的揭示，以寓理于形象之中。由此，减少不必要的、繁琐、干瘪、抽象的理性说教，让读者轻松地捕捉到所要评介的对象的客观形态。如《生命的追问》这篇文稿，以对话的形式来评介张海迪和她的散文新作《生命的追问》，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人物形象感都很强。他们那口语化的生动对话，所处现场的实感环境都很具体地表现出他们及与他们有关的客观事物的形象。文稿一开始便以时空为依托，选用7月1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张海迪新作《生命的追问》出版座谈会的场景，然后又切入张海迪下榻旅馆的床前采访的现场，这些都向读者（听众）传达着生动而鲜明的形象；再如《我将举目放眼高山——纪念海明威诞辰一百周年》，从1961年7月2日墨西哥斗牛场开篇，在欢声雷动的角斗现场，传出两个报童的叫声，点出特大新闻——“海明威自杀”，然后倒叙这位文学巨匠人生经历和文学成就。语言以形象叙述为主，很少有抽象而乏味的议论。此外，《母亲河的涛声——介绍著名诗人塞风和他的黄河抒情诗》、《一个人的村庄》、《生命之水的礼赞》等都在论理中突出着鲜明的形象，很少有成篇大套的议论。当然这里并不是排斥文学专题节目必要的理性评说，但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节目是播给谁听的，是广大的群众！他们喜欢深入浅出，听起来轻松，不累的程序。

因而我们要强化文学专题的形象性，尽量以形象论形象，必要的议论也只能是“点睛”之笔，要避免冗长而抽象的概念堆砌。

这里的“感人”是指作品注重情感的渲染，以情动人。许多文稿把评介作品的重点放在对乡亲、亲情、爱情（包括爱国之情）的复述和评析上，并对作品进行理解性的主观渲染，读起来令人激动，甚至催人泪下。如《棘心不死、绿天永存——介绍皖籍作家、教授、学者苏雪林》，便以一位 100 岁的海外华侨女作家对祖国、对家乡的思恋之情作为文稿评介的贯穿线，读来十分感人。这里还有评介表现亲情的作品《父亲 老船和海》、《木叶上的梦》等都很感人。这些文稿借原作的某些情节进行“煽情”，通过画龙点睛之笔，提升作品原有的情感表现力，以达到感人的目的。

文艺广播节目是面向广大听众的，它应具备好听、形象、感人的特点。好听才能让人感到轻松，形象能产生美感，感人才能让人产生听（读）的兴趣，从而激发起人的审美愉悦，引发种种联想及种种心理和情感活动，使作品产生强烈的社会效应。

读这本集子，我们可以对当前国内广播文学专题节目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些广播文稿可以代表国内同类节目的一流水平。当然，它们也不是十全十美，有的个别章节在文字上、谋篇布局等方面还有值得探讨和推敲之处，但瑕不掩瑜，它们皆以各自的风格、特点，或某一个方面的优长，在广播文丛中闪烁着熠熠的光泽。它的出版，定会为广播界的文学编辑们办好文学节目提供很具体，很实用的参考文本。集子中的 32 件文稿，除了具有好看、形象、感人的基本特点外，从内容、形式上看，又呈现着不同的个性。在表现上或外向张扬，或内向

蕴蓄；或以小见大，或以大见大……但它们不论属于哪一种，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几年来，在广播节目不断改革出新中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它们的文稿都很有可读性，但限于篇幅，这本《文学风铃》只收入了一部分。这实在是件憾事，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方式把这些文稿收集起来，为广大的广播工作者提供相互学习交流的方便。我相信在今后不断开展的节目创优工作中，还会有更多的新作涌现出来，我们的广播节目将在不断的创新中有所进步，有所提高。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还会有数量更多，质量更优的广播文稿集出版。它们将更形象、更完美地展示出一个个时期广播节目创优所达到的水准。因而这本集子又有划时代的史料和资料价值，将为广播文库增添一份宝贵的财富！

《文学风铃》是广播工作者心血凝集的成果，所以我以特别喜悦的心情读完并写了以上的体会，最后我愿以老广播工作者的身份祝贺它的问世！

2002 年春

（作者：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广播文艺研究委员会会长）

孙以森



关注文学 关爱广播文学

——《文学风铃》序二

世上有许多事儿就是那么巧——文研会成立后召开的第一个研讨会是广播文学研讨会，这回出第一本书，又是广播文学的书。有人调侃说，文研会办事机构的几位都是中文系毕业

的，可惜我们都不是。

文研会把两个“第一”都给了文学，纯属巧合，纯属偶然。当然这偶然的背后，也有那么一点必然。这个“必然”，我想大概就是：这些年，关心广播文学的人逐渐多起来了；我们的文学编辑，敬业爱岗，搞出了一批好节目；较长时期受到冷落的广播文学节目开始复苏了。2001年1月，“五会合一”的广播文艺研究委员会在福州成立。陕西电台卫星广播的总监刘卫星荣任副会长。会下闲聊，王鸣铎和他聊到文研会成立后开展点什么活动，刘卫星毫不犹豫地说：“开个研讨会吧，到我们那儿去，我们尽点义务。”二月份这件事就定下来了，三月份“第一届中国广播文学研讨会”如期召开。据说，会后反映不错。参加会议的人说，不虚此行；没有参加的人说，下次一定争取参加；其他专业的编辑说，下一回该轮到我们的了。老实说，会议之前，我心里是不大踏实的。第一次开广播文学研讨会，准备时间又这么短，又是“听节目，谈体会”式的会议，能谈出点真知灼见吗？会议代表坐得住吗？两天会议开下来了，我放心了。不仅放心，而且还有点惭愧。会上发言的河北台、山西台、辽宁台、黑龙江台、上海台、安徽台、中央台的七位编辑，平均年龄也不过三十多岁，但他们讲的东西，有很多我是体会不到也讲不出来的。我要讲，顶多只能讲讲这些节目的长处和不足，就节目讲节目。他们则不然。他们讲得很动情，很精彩，很实在，很有用。这是因为，节目里凝聚着他们的心血，他们的汗水。他们的发言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节目自身的美，而且还有创造这些美的作品背后的人——文学编辑的酸甜苦辣，文学编辑的敬业精神。

会开完了，文学编辑们踏上了新的征程。文研会秘书处也没闲着。他们想，第一次文学节目研讨会，就那么“会散曲

终”，太可惜了，何不出一本书呢。会上讲了的，收进书里，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没在会上讲的，写出来，收进书里，可以让更多的人有“发言”的机会。恰好，辽宁台的崔春昌等几位热心人，主动承担编辑校对任务，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稿，有了这么一本《文学风铃》。

把两个“第一”都给了文学，纯属巧合，纯属偶然。不过仔细想想，又觉得十分应该。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近二十年来，在广播文艺的几个门类里，广播文学得到的关爱最少，受到冷落的时间最长。面对这种状况，不仅圈内人忧心如焚，连圈外人也感到无法理解。南开大学的宁宗一教授在当了一次中国广播文艺奖文学节目的评委之后，就写下过这么一段话：“我从很多评委的介绍中了解到，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在各式各样的原因左右下，那么辉煌过的文学节目，在不少电台几乎处于前所未有的低谷。有的惨淡经营苦苦地支撑着这方绿洲；有的则不得不合并于综艺节目中，失去了应有的独立地位；而有的电台竟索性取消了文艺节目的灵魂——文学节目！”宁宗一教授对于文学节目的失宠，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只好“突发奇想”：“我的理想主义告诉我，目前文学节目的暂时‘失宠’，这是不是它在再创辉煌前夕的寂静？是不是它在酝酿新的突破？”

在广播文艺的专业活动方面，文学也是最冷寂的。戏曲编辑们，从1980年起，到2001年止，22个年头开了20次业务研讨会；《小说连播》，13年前就组建了研究委员会，13年来，他们几乎年年有专业活动，出了书，拍了电视专题片；音乐、曲艺也有自己的专业组织和专业活动。惟独文学没有。难道文学对于广播真的就是那么可有可无吗？

宁宗一把文学看作是广播文艺节目的灵魂。这当然不是严

密的理论概括。但至少是说出了文学对于广播文艺乃至整个广播节目的意义。广播离不开文学，广播不应该也不能没有文学节目。

从广播文化的角度说，文学是广播丰厚的资源。这是因为，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今天的文学界有着巨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产品。放弃文学，无疑是放弃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藏。事实上，广播文化无时无刻都在从这座宝藏里汲取信息，汲取资源。

文学又是广播文化的基础和手段。可以这么说，任何广播节目都或多或少地具有一定的文学成份。广播文艺节目更是如此。我历来都这么看：没有好的文学基础和音乐基础，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广播文艺编辑。据我所知，相当一批编辑、记者提高业务素质的必修课之一是：读中外名著，提高文学修养。既然广播人自己也离不开文学，那么，为什么不能办好几档广播文学节目，让普通百姓通过广播得到最起码的文学信息呢？

其实，仅仅从广播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来谈论这个问题，仍然是极其狭隘的。假如我们把视野稍稍扩大一点就会感到，广播作为一个大众传播媒介，它肩负着传播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推介优秀文学传统和作家艺术家的重任。党中央不是号召我们“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吗，假如我们连文学节目都不办了，或者看起来是在办，但只让它在夹缝里求生存，“优秀作品”岂不是缺了重要的一角？近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谈论“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这个课题，许多传媒信誓旦旦，要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假如我们连传播文学作品的小小文学节目都不办，或者是办而不下功夫，只是拿来装点一下门面，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谈论先进文化！？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谈到莫斯科大剧院一次辉煌的芭蕾舞演出时，说过这么一段话：“是的，芭蕾舞、戏剧、歌剧、新的和最新的写生画与雕塑品的展览会——这一切都向国外的许多人证明，我们布尔什维克根本不是可怕的野蛮人，像他们那里所设想的那样。我并不否定这一类社会文化现象，我根本不轻视它们。可是，我承认，我更希望在偏僻的农村成立两三所小学，要比展览会上的一件最出色的陈列品还要好些。群众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就会奠定坚实的、健康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就会给艺术、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取之不尽的力量。”（蔡特金《回忆列宁》）这是几十年前的老话了，但今天读来仍然十分亲切。我们应当关注“新的和最新的”文化艺术产品，应当毫不犹豫地宣传并吸纳他们的精华。但是，与此同时，对于传统的、普通的、并不时髦、并不新奇的，然而却是亿万老百姓渴望得到的、“有利于群众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文学，是不是应当更加关注呢。至少总不应该把他们扔到被遗忘的角落里吧！

时代不同了，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媒体要生存、要发展，不能不讲求经济效益。但是，总还要讲讲社会效益吧。媒体要挣钱，无可非议，但总不能要求每一档节目都挣钱，每一档节目挣的钱都一样多吧。我们的眼光是不是应当更远些、更开阔些。事实上某些节目的长期效益、品牌效应，比起另一些立竿见影的节目，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不知要好多少倍。更何况文学节目也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完全不见经济效益。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敬请关注文学，关爱广播文学。文学节目已经被冷落得太久，关注一下，给它一点热情，我想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文学风铃》这本书。

一位看过《文学风铃》清样的老文学编辑，抄录了这么几句话寄给我，希望我把这几句话写进序言。这几句话是：“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这几句话是鲁迅先生为白莽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的。时代不同了，把先生的这些话用来说我们这本书，未必恰当。不过先生用过的一些词语，似乎可以借用。我想，如果大家都能伸出热情的手，都能给广播文学一点关爱，正在复苏的广播文学刚刚显露的那点微光，也许会继续闪亮；再次萌发的那点嫩芽儿，也许会长成一棵小树。至于小树什么时候才能像那位文学编辑期盼的那样，成为“茂林嘉卉”，微光何时才能“光耀中天”，这恐怕需要一点耐心，需要一点毅力，需要走一段艰难的、坎坷的路。

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天早一点到来。

（作者：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专家组副组长、文研会常务副会长）